

我的話



林
語
堂
著

行 印 局 書 代 時 海

論語叢書
我的話

下冊

林語堂著

披荆集

上海時代書局印行

我的話 下編

目次

論文(上篇).....	一	會心的微笑.....	一六
一 性靈.....	二	答青崖論幽默譯名.....	一七
二 排古.....	四	笨拙記者受封.....	一九
三 金聖代答白璧德.....	六	答平凡書.....	二一
四 金聖嘆之大過.....	七	論笑之可惡.....	二二
論文(下篇).....	九	方巾氣研究.....	二五
一 性靈之摧殘與文學之枯乾.....	一〇	二十二年之幽默.....	二二
二 性靈無涯.....	一二	同人詩讀法.....	二六
三 文章孕育.....	一三	新舊文學.....	二七
四 會心之項.....	一四	得體文章.....	二九

文章無法·····	四一	冬至之晨殺人記·····	七四
說文德·····	四三	辭通序·····	七九
論語錄體之用·····	四四	從梁任公的腰說起·····	八二
(一) 與李子髯·····	四八	增訂伊索寓言·····	八五
(二) 沈廣乘·····	四九	一 龜與兔賽跑·····	八五
可憎的白話六四·····	五一	二 太陽與風·····	八七
跋「文言文之好處」·····	五三	三 大魚與小魚·····	八九
答周劭論語錄體寫法·····	五四	四 冬天的豪賭·····	九〇
語錄體舉例·····	五五	臉與法治·····	九〇
國文講話·····	六二	中國何以沒有民治·····	九二
倫敦的乞丐·····	六五	又來憲法·····	九四
秋天的况味·····	六八	說難行易·····	九五
爲蚊報辯·····	七〇	如何救國示威·····	九六
說通感·····	七二	涵養·····	九七

半部韓非治天下·····	九九	等固抵抗歌·····	一二〇
擬某名流爲李頓報告發表談話意見·····	一〇〇	中國究有臭蟲否·····	一二二
你不好打倒你之下文·····	一〇二	蚤虱辯·····	一二七
文章五味·····	一〇三	編輯滋味·····	一二八
哀梁作友·····	一〇四	梳、篦、剃、及其他·····	一二九
孔子亦論語派中人·····	一〇五	金聖嘆之生理學·····	一三二
新年恭喜·····	一〇六	民衆教育·····	一三三
誦經却倭寇·····	一〇八	哈佛味·····	一三四
個人的夢·····	一〇九	鄭板橋共產黨·····	一三五
吃秋粳有感·····	一一〇	黏指民族·····	一三七
秋粳與糖元寶·····	一二二	編輯罪言·····	一三八
劉鐵雲之諷刺·····	一一四	答靈犀君論語讀法·····	一三九
吸烟與教育·····	一一八	附答廣德書·····	一四二
紙烟考·····	一一九		

論 文

(上篇)

近日買到沈啓无編近代散文鈔下卷，（北平人文書店出版，）連同數月前購得的上卷，一氣讀完，對於公安竟陵派的文。稍微知其涯略了。此派文人的作品，雖然幾乎篇篇讀得，甚近西文之 Familiar essay（小品文），但是總括起來，不能說有很偉大的成就，其長處是，篇篇有骨氣，有神彩，言之有物；其短處，是如放足婦人。集中最好莫如張岱之岱志海志，但是以此兩篇與用白話寫的老殘遊記的遊大明湖聽書及桃花山月下遇虎幾段相比，便覺得如放足與天足之別。真正豪放自然，天馬行空，如金聖嘆之水滸傳序，可謂絕無僅有。大抵以古文做序、跋、遊記、題詞、素描，只能如此而已。『簡煉』是中文的特色，也就是中國人的最大束縛。但是這派成就雖有限，却已抓住近代文的命脈，足以啓近代文的源流，而稱為近代散文的正宗，沈君以是書名為近代散文鈔，確係高見。因為我們在這集中，於清新

可喜的遊記外，發現了最豐富、最精彩的文學理論、最能見到文學創作的中心問題。又證之以西方表現派文評，真如異曲同工，不覺驚喜。大凡此派主性靈，就是西方歌德以下近代文學普通立場，性靈派之排斥學古，正也如西方浪漫文學之反對新古典主義，性靈派以個人性靈爲立場，也如一切近代文學之個人主義。其中如三袁弟兄之排斥倣古文辭，與胡適之文學革命所言，正如出一轍。這真不能不使我們佩服了。

一 性 靈

西洋近代文學，派別雖多，然自浪漫主義推翻古典文學以來，文人創作立言，自有一共通之點與前期大不同者，就是文學趨近於抒情的、個人的：各抒己見，不復以古人爲繩墨典型。一念一見之微，都是表示個人衷曲，不復言廓大籠統的天經地義。而喜怒哀樂、怨憤悱惻，也無非個人一時之思感，因此其文詞也比較真摯親切，而文體也隨之自由解放，曲盡纏綿，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了。近代文學作品所表的是自己的意，所說的是自己的話，不復爲聖人立言，不代天宣教了。所以近代文學之第一先聲，便是盧騷的懺悔錄，所言者是盧騷一己的事，所表的是盧騷一己的意，將床第之事、衷曲之私，盡情暴露於天下，使古典主義

忸怩作態之社會，讀來如青天霹靂，而掀起浪漫文學之大潮流。Ludwig Lewisohn在最近出版美國之表現〔(Expression in America)〕，這是一部最好的美國文學史〕序言概論近代文學一段說：『Literature, in other words,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lyrical and subjective in both origin and appeal.』換言之，文學之來源與感力，愈來愈是抒情的與主觀的。』就是說，近代文學由載道而轉入言志。袁中郎雪濤閣集序說：『古之爲詩者，有泛寄之情，無直書之事，而其爲文也，有直書之事，無泛寄之情，故詩虛而文實。晉唐以後，爲詩者，有贈別，有敘事，爲文者，有辨說，有論敘，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與其人，是詩之體已不虛，而文之體已不能實矣，』也一半是指散文轉入抒情意思。所以說性靈派文學，是抓住近代文的命脈，而足以啓近代散文的源流。

性靈就是自我。代表此派議論最暢快的，見於袁宗道論文上下二篇。下篇開始說：『則』燕香者，沉則沉烟，檀則檀氣，何也？其性異也。奏樂者，鐘不藉鼓響，鼓不假鐘音。何也？其器殊也。文章亦然。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無意見則虛浮，虛浮則雷同矣。故大喜者必絕倒，大哀者必號痛，大怒者必叫吼動地，髮上指冠。惟戲場中人，心中本無可喜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事，而欲強哭，其勢不得不假借

模擬耳。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會的然做一項學問，叩其胸中，亦茫然不會具一絲意見，徒見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說，又見前輩有能詩能文之名，亦欲掇管伸紙，入此行市，連篇累牘，闖入稱揚，夫以茫昧之胸，而妄意鴻鉅之裁，自非行乞左馬之側，募緣殘漏，盜竊遺矢，安能寫滿卷帙乎？試將諸公一論，抹去古語成句，幾不免於曳白矣！其可媿如此！」這段話，比陳獨秀的革命文學論更能抓住文學的中心問題而做新文學的南針。

二 排 古

文章者，個人之性靈之表現。性靈之爲物，惟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學之生命實寄托於此。故言性靈之文人必排古，因爲學古不但可不必，實亦不可能。言性靈之文人，亦必排斥格套，因已尋到文學之命脈，意之所之，自成佳境，決不會爲格套定律所拘束。所以文學解放論者，必與文章紀律論者衝突，中外皆然。後者在中文稱之爲筆法、句法、段法、在西洋稱爲文章紀律。這就是現代美國哈佛教授白璧德教授的『人文主義』與其反對者爭論之焦點。白璧德教授的遺毒，已由哈佛生徒而輸入中國。紀律主義。就是反對自我主義，兩者冰炭不相容。其實，一七九五年，英人楊氏(Edward Young)在

Conjecture on Original Composition | 篇奇文，早已認清文學的命脈係出於個人思感，而非所可勉強倣效他人 (It grows, it is not made. 參見下文章孕育論)。楊氏說：『我們越不模擬古人，越與古人相似』 (The less we copy the ancients, the more we resemble them)。所以不肯模擬古人，一則因為無暇，二則，因為古人為文也是憑其性靈而已。袁宗道論文下說：『然其病源，則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若使胸中的有所見，苞塞於中，將墨不暇研，筆不暇揮，兔起鶻落，猶恐或逸，況有閒力暇晷，引用古人詞句耶？故學者誠能從學生理，從理生文，雖驅之使模，不可得矣。』論文上篇是專罵入學古的：『且文之佳惡，不在地名官名也。司馬遷之文，其佳處在敘事如畫，議論超越，而近說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雅馴，集子長復出，不能成史，雖子長之佳處彼尚未夢見也。而況能肖子長乎？……彼摘古字句入己著作者，是無異綴皮葉於衣袂之中，投毛血於穀核之內也。大抵古人之文，專期於達，而今人之文，專期於不達，以不達學達，是可謂學古者乎？』雪濤閣集序也說：『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

三 金聖嘆代答白璧德

中國的白璧德信徒每襲白氏座中語，謂古文之所以足爲典型，蓋能攫住人類之通性，因攫住通性，故能萬古常新，浪漫文學以個人爲指歸，趨於巧，趨於偏，支流蔓衍，必至一發不可收拾。殊不知文無新舊之分，惟有真僞之別，凡出於個人之真知灼見，親感至誠，皆可傳不朽。因爲人類情感，有所同然，誠於己者，自能引動他人。金聖嘆尤能解釋此理，與西方歌德所言吻合。答沈匡來書說：『作詩須說其心之所誠然者，須說其心之所同然者。說心之所誠然，故能應筆滴淚，說心之所同然，故能使讀我詩者應聲滴淚也……若唐律詩亦只作得中之四句，則何故今日讀之猶能應聲滴淚乎？』

凡人作文，只怕表情不誠，敘物不忠，能忠能誠，自可使千古讀者墮同情之淚。聖嘆言『忠』一字甚好。水滸傳序三說：『格物亦有法，汝應知之。格物之法，以忠恕爲門。何爲忠？天下因緣生法，故忠不必學而至於忠，天下自然無法不忠。吾旣忠，眼亦忠，故吾之見忠。鐘忠，耳忠，故聞無不忠。吾旣忠，則人亦忠，盜賊亦忠，犬鼠亦忠，盜賊犬鼠無不忠者，所謂恕也。』古人爲文，百世以後讀之應聲滴淚，就是因爲耳忠眼忠而物亦忠，吾旣

忠，人亦忠。於己性靈耳目思感不忠的人，必不能使人亦忠。作者與讀者關係，說來無過如此。

四 金聖嘆之大過

聖嘆看來，似西歐文藝復興時期人物，對於人生萬物，每有拍案驚奇之贊嘆。觀其論詩，謂『詩如何可限字句？詩者人之心頭忽然之一聲耳，不問婦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與許青嶼書）真如已入室升堂，知道文章孕育所在了。所謂『吾書至此句，此句以前，已疾變滅，』亦甚佳妙。又觀其論唐詩句無雷同，實已窺到創造之心境。與許祈年書的全文甚好，抄錄於下：『弟口唐人七言近體，隨手間自鈔出，多至六百餘章，而其中間乃至並無一句相同。弟因坐而思之，手之所撿者筆，筆之所醺者墨，墨之所着於紙者、前之人與後之人，大都不出雲山花木沙草蟲魚近是也。舍是則更無所假託焉。而今我已一再取而讀之，是何前之人與後之人，雲山花木沙草蟲魚之猶是、而我讀之之人之心頭眼底，反更一一如其無方者乎？此豈非一字未構以前，胸中先有渾成之一片，此時無論雲山乃至蟲魚，凡所應用，彼皆早已盡在一片渾成之中乎？不然，而何同是一雲一山一蟲一魚，而入此者不可借

彼，在彼者，更不得安此乎？』這簡直就是上引的 Edward Young 的文章孕育論，也就是 Croce 的藝術單純論（The unity of a work of art），因為他表章文人之文是出於文人個性自然之發展，非可倣效他人，亦非他人所可倣效，非能剝奪他人，亦非他人所能剝奪。

但是不知如何，聖嘆始終纏綿困倒於章法句法之中，與袁枚及公安諸子等所言文章無法大相刺謬。我於他處曾經指出聖嘆之病，現在又紬繹其言，知道並不冤枉他。我也坐思其故，聖嘆實一極有理性之人，有科學頭腦，無科學題材，故在文學上運用其理智，發明章法句法及為唐詩分解，這些嘗試，都含有 Hegel 窮探邏輯的意味。答韓貫華書中說：『弟比來……止是閒分唐人律詩前後二解，自言樂耳……弟因尋常見世間會說話人，先必有話頭，既必有話尾。話頭者，謂適開口，渠則必然如此說起，蓋如此說起，便是說話，不如此說起，便都不是說話也。話尾者，既已說過正話，便又亟自轉口云……今弟所分唐律詩之前後二解，正是會說話人之話頭話尾也。』他雖然知道不可限詩字句，但他所感到趣味的，是這些語言邏輯上的承轉的問題。

何以說不冤枉他？試讀以下水滸傳序三之論史記莊生與水滸之文。『吾舊聞有人言，莊生之文放浪，史記之文雄奇，始亦以之為然，至是忽啞然其笑。古今之人，以瞽語瞽，真可

謂一無所知，徒令小兒腸痛耳。」讀者至此覺得甚妙，以爲聖嘆將揭穿宇宙文章寄托性靈之大祕奧。又說下去：「夫莊生之文何嘗放浪，史記之文何嘗雄奇，彼殆不知莊生之所云，而徒見其忽言化魚，忽言解牛，尋之不得其端，則以爲放浪，徒見史記所記皆劉項爭鬥之事，其他又不出於我人報仇，捐金重義爲多，則以爲雄奇也。」讀者又謂將見史記莊生行文之祕奧，而「得其端」了，及讀接句下文，聽聖嘆發揮行文之「端」，乃大失望。接句下文是：「若誠以吾讀水滸之法讀之，正可謂莊生之文精嚴，史記之文亦精嚴……何謂之精嚴？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嗚呼，子長莊生豈知字法句法章法之爲何物乎？嗚呼，吾雖不欲使聖嘆下第，其可得歟？

莊生，文之最放者，取其最放，而誣以精嚴，裹其女足，授以尖鞋，使天下之士賴句法章法裹足尖鞋以效莊生，豈非滑天下之大稽乎？

（下篇）

數月前讀沈啓无編的現代散文鈔二卷，得其中極多精彩的文學理論，爰著『論文』篇，登論語十五期，略闡性靈派的立論；意猶未盡，屢思續作，不圖一期過一期，至今未果。性

靈二字，不僅爲近代散文之命脈，抑且足矯目前文人空疏浮泛雷同木陋之弊。吾知此二字將啓現代散文之緒，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蓋現代散文之技巧，專在治議論情感於一爐，而成為個人的筆調。此議論情感，非自修辭章法學來，乃由解脫性靈參悟道理學來。桎梏性靈之修辭章法，鈍根學之，將成啞吧，慧人學之，亦等鈍根。蓋其所言在膚革，不在骨子，在客貌，不在神髓。學者終日咿唔摹倣，寫作出來，何嘗有一分真意見，真情感流露出來？無意見無情感則千篇一律，枯燥乏味，讀之昏昏欲睡，文字任何優美，名詞任何新鮮，皆死文學也。性靈之啓發，乃文人根器所在，關係至巨，故不憚辭費，再爲下篇，以明文章之孕育取材及寫作確不能逃出性靈論範圍也。吾知士大夫將不直吾言，然吾說我心中要說的話，士大夫之論不足畏也。士大夫豈懂得性靈爲何物乎？袁中郎敍陳正甫會心集曰：『……迨夫年漸長，官漸高，品漸大，有身如桔，有心如棘，毛孔骨節，俱爲聞見知識所縛』，此種不知趣之士大夫何足論文？知趣是學文之始。不相信士大夫，是學問之始。

一 性靈之摧殘與文學之枯乾

有意見始有學問，有學問始有文章，學文必先自解脫性靈參悟道理始。古文盛行時，文

字成一問題，故修煉辭藻，可虛糜半世工夫。今則皆用質直文字，文章卽說話，能說話便能做文章。巧話有巧文，陋話有陋文。故今文人所苦者，無話可說而已，無話可說，乃無病呻吟，萎靡纖弱，甚有盈篇累牘，讀完仍不見說一句真知灼見的話。嘗推其故：塾師教作文，不教說心中要說的話，心中不可不說的話，只教說得體的話，是摧殘性靈之第一步。將來小學生成士大夫，委員，祕書，起草宣言，滿篇皆得體文章，乃此種作文教學爲厲之階也。及至士大夫發宣言，作演講，洋洋灑灑，無一句老實話，恬不知恥，報紙強迫刊載，學生引爲楷模。於是朝野以應酬文章相欺相誑，是摧殘性靈之第二步。然發宣言作演講，猶係應酬文章，非文學也，宣誓必念總理，自述必言追隨，猶可說也。若文學而說得體於話，違心之論，則何足以傳？宣言演講之刊載，非人好刊載也，強迫人刊載也，非人好讀也，畏而疑之，不得不讀也。若文學作品，汝有何官方勢力迫人刊載，汝死後有何權力，迫人傳誦乎？是汝下台而汝文與汝共下台，汝死而汝文與汝共死。

文章何由而來，因人要說話也。然世上究有幾許文章，那裏有這許多話？是問也，卽未知文學之命脈寄托於性靈。人稱三才，與天地並列；天地造物，儀態萬方。豈獨人之性靈思感反千篇一律而不能變化乎？讀生物學者知花瓣花萼之變化無窮，清新都麗，愈演愈奇，豈

獨人之性靈，處於萬象之間，雲霞呈幻，花鳥爭妍，人情事理，變態萬千，獨無一句自我心中發出之話可說乎？風雨之夕，月明之夜，豈能無所感觸，有感觸便有話有文章。惜世人爲塾師所誤，文法所縛，不敢衝口而出，暢所欲言而已。拿起筆來，滿臉道學。姪妮作醜態，是以不能文也。吾心所感所憎所嗔所喜所奇所嘆何日何處無之。第因世人失性靈之旨，凡有寫作，皆不從心，遂致天下文章雖多，由衷之言甚少，此文學界之所以空疏也。試取今日洋洋灑灑之社論，究有幾句話，非說不可，究有幾個文人，有話要向我說，便知此中之空乏。人稱三才之一，而枯乾至此，不及花鳥，豈非大奇？

二 性靈無涯

性靈派文學，主『真』字。發抒性靈，斯得其真，得其真，斯如源泉滾滾，不舍晝夜，莫能遏之，國事之大，喜怒之微，皆可著之紙墨，句句真切，句句可誦。不故作奇語，而語無不奇，不求其必傳，而不得不傳，蓋『真有性靈之言，常浮出紙上，決不與衆言伍』（譚友夏詩歸序）不與衆言伍，斯不能不傳。袁中郎曰：『夫天下之物，孤行必不可無，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謂今之詩文不